

事故

◆ 孙道荣

对方驾驶员将4S店的维修清单擢到古科长面前时，古科长傻眼了，维修费用竟花了整整220万元！在这起事故中，交警判定他们负同等责任，这意味着，对方220万元的维修费中，他必须承担一半即110万元。

110万元啊！古科长脑门上渗出了一层又一层的汗珠，腿肚子不自觉地哆嗦起来。虽然他自己的车投了50万元的第三者责任险，这部分将由保险公司全额支付，但他个人还必须承担剩下的60万元。他一个小公务员，年收入只有四五万元，前几年买的房子还差银行贷款20多万元，他怎么承担得起这笔巨额赔偿？想到这些，古科长眼前又是一黑。

古科长懊恼不已，他绝没想到，分了一小会儿神，酿成了这么大的事故。当时，他刚从寰宇公司开车出来，边开着车，边回味着寰宇公司黄总裁意味深长的微笑。寰宇公司参与了政府一个项目的竞标，古科长作为项目审核的负责人，对寰宇公司的资质提出了强烈质疑，因为他的坚持，寰宇公司竟投的项目搁浅了。寰宇公司通过各种渠道，和古科长拉关系，都被他顶了回去。这次，寰宇公司黄总裁将他邀请到了公司，亲自接待了他，承诺如果他在资质审查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事成后，将给予他二成的干股，并将一张一百万的现金支票塞进了他的公文包里。古科长毫不客气地将那张支票扔回给

了黄总，他知道这是枚炸弹，他可不想栽在这上面。同时，他义正词严地正告黄总，除非寰宇公司符合资质，否则他绝不可能开绿灯。

送他出公司大门时，黄总神秘地冲他笑了笑。就是这个意味深长的微笑，让他琢磨不透，一分神，与侧向冲出来的一辆小车撞在了一起。所幸他和对方的驾驶员都没有受伤。他当即报了警。他以为这只是一起不大的交通事故，没想到，和他撞在一起的这辆车，身价近千万，光维修费就花了220万元。

六神无主的古科长，赶紧拨打一个律师朋友的电话，咨询对策。律师朋友听了他的陈述后，无奈地告诉他，按法律规定，他确实必须承担一半的维修费用，除非对方愿意自己承担。走投无路的古科长又好言好语和对方驾驶员商量，能不能减少点维修费用？对方驾驶员一听就急了，这车是老板的座驾，他一个司机可做不了主，要谈，你自己和老板说去。说着，给了他一个号码。古科长诚惶诚恐地拨了过去。

声音很熟，细听，竟是寰宇公司的黄总裁，真是冤家路窄。没办法，撞了人家的车，自己又赔不起，古科长只能软求。黄总拿着腔调，既然交警都判定双方负同等责任，那只能公事公办，维修费各自承担一半。听着黄总的怪腔怪调，古科长真是又急又恨，这么快，两个人的地位就发生了颠覆性转换。停顿了一会，黄总拉着长腔说，你如果赔不起的话，也可以不赔，那咱们就交个朋友。

简直是赤裸裸的要挟！古科长很清楚，黄总要和他做朋友是假，拿项目是真。可如果不答应的话，自己又实在赔不起那60万元维修费。怎么办？古科长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。

一个念头突然冒了出来，怎么就那么巧，自己的车会和他的车撞在一起？那条路很宽，视野也很好，对方驾驶员完全可以避开的。难道……古科长不敢想下去。他找到了在公安局刑警支队的同学，向他讲述了自己的遭遇和疑问。同学在一堆卷宗中翻出几本，这些案子和古科长的遭遇一样。其中一个案子是，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孩子，在一家公司工作，老板软硬兼施，多次向她示好，暗示只要跟了他，就可以坐享荣华，都被她严词拒绝。一天，她开着刚买来不久的小车在路上行驶时，不小心与一辆豪车相撞，双方也是同等责任，对方的维修费花了150多万，女孩的车只买了30万的保险，意味着她个人得承担30万的赔偿。拿不出钱走投无路的女孩子，最后只好顺从了老板，因为和她相撞的车，正是老板的。同学告诉古科长，他们怀疑这些“事故”都是为达到某种目的而故意“碰瓷”的，已并案侦查。

从公安局走出来，古科长心里那块沉甸甸的石头，放下了一半。马路上车来人往，阳光从树叶的缝隙洒落下来，一地金黄。



新上海·角落头



小店鸡粥

鸡粥是大上海又一名吃。年轻时我在工作之余喜欢看京戏，散场后便去宵夜。淮海路如同火车座一般的俄国大菜，那时只要1元钱便可以吃饱；还有小常州的排骨年糕；但我最热衷的还是西藏路大世界对面的鸡粥。这家粥店只有半开间门面，店里黑魇魇、闹哄哄的，可放六七张方桌。新鸡的是位胖胖的老师傅。我喜欢看他熟练的操作，一只油黄铮亮的油鸡从钩子上取下来，先斩开，用手掌敲去刀背，鸡头鸡脚专为喝酒的客人留着，再用刀背将翅膀、鸡腿分别拍松然后装盒，我一般要一小盘鸡，最后老师傅洒上少许麻油、酱油。这套全过程没有十年八年的功夫是不行的。这鸡十分鲜嫩，鸡皮是又黄又亮的，连那鸡骨头也可以脆脆地咬碎，吸吮里面的骨髓。再要一碗粥，那粥是从大木桶里盛出来的，既薄又黏，加一瓢调以鸡汁的酱油，洒上少许葱花……

如今我仍会回忆当年那家小店。上图便是久违了的印象。前一阵我再次光临，鸡粥店已然扩大经营到了楼上，大盒鸡加大碗粥，味道却远不如前了。韩伍 图/文

应急预案 ◆ 王思亮

楼上邻居是对中年夫妇，他们赚钱后不仅买了这套豪宅，还买了豪车。但他们生在福中不知福，三日两头却吵吵闹闹，弄得我们一家也不得安宁。

最近妻子得了心脏病，在家休养。但这对夫妇仿佛跟我们作对，吵闹的次数更多起来。昨晚他们又吵闹起来，还传来了摔东西的声音。我实在忍受不了，敲开了他们的家门。我先劝架，又提醒他们别影响四邻。他们总算还给面子，停下“战争”把我送出了家门。可还没等我回家坐稳，他们又开始了。

此时儿子跑过来说：“老爸，是不是没招了？还是看我的应急预案吧！”说完他推开门直奔楼上。

儿子跑上去不一会儿就下来了，出奇的是他们家的“战争”果真就停止了。我惊奇地问儿子：“你使用了什么应急预案这么管用？”儿子嘿嘿一笑说：“我只是告诉他们，他们停在楼下广场的汽车着火了！”



【我是谁】

小何接到一个电话，对方热情洋溢：“老朋友，好久没联系了，猜猜我是谁？”小何随口猜了个老李，对方忙答应：“是啊是啊，最近好吗？”小何说：“挺好的，现在轮到你了，猜猜我姓什么？”

【条纹裤】

公交车上十分拥挤，一乘客发觉有人把手伸进他的裤子口袋偷钱夹。他抓住小偷的手，大声斥责：“好大胆，你这恶棍，竟敢把手伸进我裤兜？”“对不起，先生。我有一条和您一模一样的带条纹的裤子。”



迷失方向 ◆ 刘万里

阮郎归最近特别想发财。他的发财梦是被老婆骂出来的。失业后，老婆整天闹离婚。阮郎归就想证明给她看，但他一没资金二没技术三没文凭，想发财谈何容易。他买彩票，结果顶多中些小奖，算来算去还是赔多赚少。

最近阮郎归想到了盗墓。他小时候听人说过，梦城郊县有古墓，埋过皇后太子什么的，听说有个金佛，价值过亿。阮郎归去找昔日好友麻郎儿。

麻郎儿没正当职业，听说要发财，一拍就合。两人去了梦城郊县，找当地村民打听古墓线索。确定了古墓位置，刚好四周荒无人烟，他们在古墓旁边搭起了帐篷，白天晚上不停地挖，挖了几十米的一个深坑，然后埋上炸药，采用挤压式爆破，层层推进。

“找到古墓了。”麻郎儿兴奋地说。他们顺着墓道进入，小心翼翼地打开墓穴，撬开棺材，一具完整的骷髅下放着一个金佛。“我们发财了。”阮郎归拿着金佛跳了起来。“让我看看。”麻郎儿用手拍擦着金佛，两人哈哈大笑起来。两人迅速离开古墓，上了地面。金佛在阳光下金光闪闪。

麻郎儿笑着说：“把金佛卖了，我首先要到梦城买一套别墅，买一部车，让那些瞧不起我的人看看，我麻郎儿不是个窝囊的男人。”阮郎归说：“我也要在梦城买一套别墅，带游泳池那种，然后再买一部高档车，让老婆看看，我阮郎归是多么风光，看她还动不动就要跟我离婚不？”麻郎儿说：“可惜只有一个金佛，要是两个就好了，一人一个。”阮郎归说：“人心不足蛇吞象。一个就该知足了，把金佛卖了，我们平分不就得了。”麻郎儿问：“你估计能卖多少钱？”

“小时候我听人说过，这金佛价值过亿，不多说，只要有人给2000万咱就卖，一人1000万。”阮郎归顿了顿，“这挖墓的点子是我出的，挤压式爆破是我发明的，炸药也是我找的，咱们三七分，你三我七，怎么样？”麻郎儿说不同意。阮郎归夺过金佛：“四六分，你四我六，这下总可以了吧？”麻郎儿不高兴地说：“行行行。”阮郎归说：“我们得离开这里，走得越远越好。”两人迅速消失在梦城山里，在山里转了一圈，迷路了，找不到梦城在哪个方向了。

天色已晚，山里寒气阵阵。阮郎归说，“这里连一户人家都没有，只有先在山里住下，等天亮再说。”他建议两人轮流睡，阮郎归抱着金佛躺下，在梦中他梦见了别墅，小车，一叠叠的人民币……他突然感到头一阵痛，醒了，他看见麻郎儿手上拿着根木棒。麻郎儿说：“我要杀了你，独吞金佛。”阮郎归转身欲走，麻郎儿木棒如雨点般落下，他什么都不知道了。阮郎归醒来已是第二天下午，他摸了摸头，头上有血，怀里空空如也，他明白了，麻郎儿想杀人灭口，拿着金佛跑了。阮郎归站了起来，步子蹒跚，他要去找麻郎儿算账。他在山里走了两个小时，突然发现草丛里躺着个死人，背后还插着把刀，他掀起那人，大叫起来，那人就是麻郎儿。金佛却不见了。阮郎归一下瘫软在地上。过了好久，阮郎归才站起来，他突然想起了回家的路。为什么抱着金佛找不到路？直到他站在家门口，才想明白，贪婪一旦涌满头脑，人就会迷失方向。

(本故事由《文学报·手机小说报》推荐)



男用面膜 ◆ 杨冬平

难得老公陪我逛街，为了奖赏他，我带他来到化妆品专柜，打算给他买盒防晒霜。旁边站着的一位大婶抢先问售货小姐：“有没有男用面膜？”售货小姐热情地问：“男用的面膜很多，您要哪种品牌的？”大婶说：“我也不晓得哪种好，你推荐一种吧。”

售货小姐笑着问：“使用面膜的先生，皮肤是油性

还是干性的？各品牌之间，价格差异也较大，你要什么价位的？”大婶摸了摸鼻尖说：“你说的这些都无所谓，我需要一种加长型的。”售货小姐依旧面带职业微笑：“加长型？那位先生的脸有多长啊？”大婶一脸郑重：“他的脸倒不太长，只是他额上的头发，都秃光了。”



无效制度 ◆ 高荣

我与老公都是上班族，买房后要还房贷，家里捉襟见肘，我们决定每天回家做饭吃。

可没几天，就为谁做饭的事开始打嘴仗，我们决定制定一个谁先到谁家做饭的制度，可制度执行不到一周，老公便常说有应酬，或要加班，找借口不回家做饭。无奈，我又把做饭制度改了，改为轮流值日制，一人做一天，可不到一个月，老公又借故感冒不能做饭，把轮流值日制度废除。

我决定请个钟点工，但这又得花去一笔不小的开销。我打听了一下，每天只做一顿晚饭，一个月得花800元，看来得“肥水不流外人田”才行。按聘用制度，谁做晚饭，就按钟点工的工资给谁服务费，且当场兑现，绝不拖欠。老公为挣烟钱，积极地做了两天饭，等烟钱挣够了，他就坚决不挣这份

服务费了，最后做饭的事又落到我身上。

到月底一算，我这个月按获得的家政服务费用，正好是老公还完房贷剩下的钱。接下来孩子的人托费、家里买吃、喝、用的钱统统都要我付，用的就是我来赚的“服务费”。老公还振振有词地说：“你把我看那么死，我没机会去挣外快，当然只能从你的厨师聘用费里出。”

我这才反应过来，怪不得老公不做饭了，原来是我又被他耍了，他早就算好了，这钱还得从我得到的“服务费”里出。我气愤地宣布聘用厨师制度作废。

老公高兴地说：“终于再度让你的制度流产了，以后别再把单位里那一套管理制度搬到家里来了啊，这些制度烦死了。”原来老公是故意跟我作对呀。

